

李欧·李奥尼的图画书与儿童的伦理启蒙

Leo Lionni's Picture Books and Children's Ethical Enlightenment

吕洪波 (Lyu Hongbo)

内容摘要：李欧·李奥尼在图画书的创作中采用儿童视角探讨人的身份问题，反映儿童获得伦理启蒙的过程。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分析李奥尼图画书作品中伦理启蒙过程的三个阶段：一、儿童通过感知世界获取脑概念，在不断拓展的新环境中认识和对比其他动物的形式，进而掌握自身形式的特征，以此作为建构自身脑文本的基础；二、在儿童从伦理混沌走向伦理意识的过程中，成人的教诲和伦理环境的约束帮助儿童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的本质；三、儿童明确和认识自己的伦理身份，为正确的伦理选择做好准备。

关键词：李欧·李奥尼；图画书；文学伦理学批评；脑文本；伦理身份

作者简介：吕洪波，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 2021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 世纪美国儿童图画书的符号认知与伦理价值研究”【项目批号：2021SJA0874】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阶段性成果。

Title: Leo Lionni's Picture Books and Children's Ethical Enlightenment

Abstract: Leo Lionni uses children's perspectives in his picture books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human identity, which mainly reflects the process by which children obtain ethical enlighten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ethical enlightenment in his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irst, children acquire brain concepts by perceiving the world, recognize their form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form of other animals in the constantly expanding new environment, and then mast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wn form. This is the basis for constructing brain texts. Second, in the process of children moving from ethical chaos to ethical consciousness, the guidance of adults and the restraint of ethical environment help children realize their essence as human beings. Third, children are prepared to make the right ethical choices by clarifying and recognizing their ethical identity.

Keywords: Leo Lionni; picture book;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rain text; ethical

identity

Author: **Lyu Hongbo**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Her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lyuhongbo@qq.com).

儿童图画书创作者李欧·李奥尼 (Leo Lionni, 1910-1999, 以下略称为李奥尼) 曾四次获得凯迪克金奖, 被誉为“20 世纪的伊索”。他的作品采用儿童视角探讨人的身份问题, 传达出人类渴望认同与融合的精神诉求。由于 20 世纪动荡的欧洲局势和反犹浪潮, 李奥尼自幼被迫随家人往返于意大利和美国之间, 犹太裔美国移民的经历使其在图画书作品中反映出深刻的伦理思考。李奥尼的图画书大量涉及“认识自我、接纳自我、塑造自我”¹ 的主题, 常常引发读者对自我伦理身份的追寻, 形成了独特风格。囿于李奥尼的少数族裔身份, 迄今为止的研究多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展开讨论, 更多地关注作品中的自我概念² 与自我认同³, 探讨角色的身份建构、迷失和重构。然而本文认为, 这些研究无不忽略了对图画书基本功能的考察。图画书以儿童为主要受众, 尤其强调对儿童进行伦理启蒙的重要性。伦理启蒙是儿童走出伦理混沌、形成伦理意识并确认伦理身份的过程。李奥尼的图画书对处于伦理混沌中的儿童可以起到重要的教诲作用, 主要通过动物的形象, 逐渐让儿童把自己同兽区别开来, 从而建立起伦理观念, 成为理性的人⁴。因此, 本文将回归到图画书的基本功能——教诲, 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深入探讨李奥尼图画书中儿童伦理启蒙的机制问题。

一、从感知到脑文本

在文学研究领域, 文学伦理学批评关注人脑与文学之间的联系, 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溯源, 探讨了文学与脑文本以及脑概念的关系问题。脑文本指以人的大脑为介质保存的记忆, 是人的大脑以记忆形式保存的对事物的感知和认知, 借助人的视觉、听觉和感觉将人的意识转换成记忆符号, 存储在大脑里。⁵ 脑文本由脑概念组成, 脑概念是人们按照一定的伦理规范对特定事物的表象进行抽象化之后得到的结果。大脑借助脑概念对事物的认知过程就是思

1 参见 吕岚、黎璐: “关于李欧·李奥尼绘本对幼儿自我意识发展影响的研究”《早期教育》Z1 (2015): 39-42。

2 See Ahn Yubin, Choi YOUNG Hee, “Analysis Study of Self Concept in Leo Lionni's Picture Book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Multimedia Services Convergent with Art,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11(2016): 111-121.

3 参见 车莹: 《探究李欧·李奥尼图画书中的自我认同》(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年)。

4 See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2021): 389.

5 参见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270。

维的过程, 幼儿依靠感觉形成思维, 他们主要从各种感官带来的刺激中获取物象脑概念, 为形成脑文本积累素材。在形成伦理意识之前, 儿童首先认识自己的外形, 通过对比其他动物的形式, 进而掌握人的形式特征。《鱼就是鱼》中的青蛙在周游岸上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并总结了许多其他动物的外形特征, 比如鸟有翅膀, 有两条腿, 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奶牛有四条腿, 长着犄角, 肚子下面坠着些粉红色的奶袋子。《小黑鱼》中的小黑鱼在逃往大海深处时看见了各种各样奇妙的生命, 水母像彩虹果冻, 大龙虾像行走的机器, 怪鱼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 森林似的海草长在糖果般的礁石上, 海鳗的尾巴很长, 海葵像粉红色的棕榈树。这些对事物特征进行分类总结的思维能力是儿童获得感知提升的必要前提, 主要依赖人自身的生物性发展。

但是, 仅仅在生理上具备识别外形的能力, 还不足以让儿童正确区分自我与其他动物, 这是因为基于观察和体验而获得的感知是必不可少的。感知是指身体的感觉器官受到刺激, 刺激以信号的方式传输到大脑, 大脑对信号产生反应, 然后形成对刺激物的理解。感知就像动物性一样会伴随人的一生, 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基本方式, 是认知发展的基础和初级阶段, 也是认知的组成部分和来源之一。¹ 虽然感知不受年龄限制, 但是由于儿童的抽象认知能力不够, 所以儿童主要依靠感知的方式与世界交流。根据感觉器官的不同功能, 感知包含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多种渠道带来的大脑反应。在所有的感官中, 视觉是人类接受信息最多的一种方式, 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主要手段。通过观看, 人们在头脑中接受视觉图像, 形成记忆, 在思维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对世界的认知水平。李奥尼图画书中隐喻儿童的那些角色主要通过现实世界中观察事物获得感知。《田鼠阿佛》中的田鼠们在冬天躲进石墙里的藏身处时, 随着阿佛的声音, 闭上眼睛依然能够在脑子里浮现出阳光的金色、长春花的蓝色、麦田的黄色、罂粟花的红色、草莓叶子的绿色。因为这些都是阿佛在冬天来临之前, 从他们一家的现实生活中采集来的, 所以这些熟悉的景象早已通过感知进入大脑, 形成了脑文本, 储存在记忆里, 阿佛利用语言将其提取出来。但是, 如果缺乏对现实的感知, 儿童则会产生错误的脑文本。《鱼就是鱼》中的青蛙向从未离开过池塘的米诺鱼讲述岸上的所见所闻, 通过语言这种抽象的方式传达给鱼概念。口头表达是脑文本的声音形态², 青蛙在经历过视觉刺激以后形成的脑文本建立在真实事物具体形式的基础上, 然而鱼的头脑中缺乏对事物直接观察得到的表象, 因此鱼在听到青蛙讲述后形成的脑文本, 跟青蛙的脑文本不一致, 并且扭曲了事实。这是因为脑文本具有个体性, 受到经验和认知水平的影响, 所以每个人的脑文本都不一样。李奥尼充分运用图画书的图文结合形式完美呈现了个体脑文本之间的差异, 也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感知对于儿童形成正确脑文本发挥的重要

1 参见 聂珍钊: “论人的认知与意识”, 《浙江社会科学》10 (2020): 91。

2 参见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口头文学与脑文本”, 《外国文学研究》6 (2013): 8-15。

作用。

儿童的思维是表象思维，他们在接收和形成脑概念的时候依靠并调用有限的信息储备进行思考，所以儿童形成的脑文本有时候会与事实不符，通常表现为夸张的想象。实际上，这是儿童把头脑中仅有的表象进行拼接的结果，这种想象表现出儿童认知的自我中心性特征。在《鱼就是鱼》中，李奥尼用一个个白色气泡呈现米诺鱼的脑文本，讽喻这种虚幻的想象脱离了现实。米诺鱼在听青蛙讲述地面上的事物时，以他有限的认知在头脑中加工出来一些奇特的形象。无论青蛙描述的鸟、牛还是人，米诺鱼都把他们的形象特点挪移在一条鱼的身上，形成了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事物表象。在米诺鱼的头脑中，飞鸟是长满羽毛的鱼（见图 1.1）；牛是有四条腿、有角、有装了牛奶的粉红袋子、能吃草的鱼（见图 1.2）；男人、女人和孩子是穿着衣服、有手有脚、能直立行走的大鱼和小鱼（见图 1.3）。



图 1.1



图 1.2



图 1.3

那些形象的色彩很丰富，特征也很明确，只是米诺鱼没能把不同的动物从本质上区分开来。鱼的头脑中依然只有鱼，他不了解生物的多样性以及其他生物的特性，导致他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也不知道鱼离开水就不能生存。《蒂莉和高墙》中的小老鼠蒂莉想象着高墙的另一边生活着许多奇异的动物和植物，李奥尼巧用翻页在下一个跨页上呈现了蒂莉的脑文本。画面上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梦幻世界，无论动物、植物还是石头，都融合了多种温柔的颜色和丰富的形状。但是，那些高大复杂的动植物身上，却布满了小老鼠的圆眼睛、尖嘴巴、大耳朵和长尾巴。蒂莉的想象无法脱离她以自我为中心的有限认知，但却远远脱离了现实，所以当蒂莉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墙的另一边时，看到面前竟是普普通通的老鼠，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美好想象与平淡现实之间的落差，需要儿童走入更广阔的环境，在推进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填平，进而获得伦理上的成长。

李奥尼利用图文结合的形式表达儿童在接受伦理启蒙时大脑工作的原理和机制，基于儿童认知的自我中心性特征，强调感知世界的必要性。婴儿自从诞生就开始由自然选择走向伦理选择，由于具备了人的形式¹和大脑，在生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5。

长过程中能够通过感知世界获取脑概念,在大脑处理脑概念的思维过程中形成最初的脑文本,在认识其他动物的同时加强对自己的认识,为获得人的伦理意识保障前提,完成伦理启蒙的第一步。由于人类的自然选择通过进化完成,因此人类和其他动物具有同源性。¹但是,在进入伦理选择阶段时,人类又具备了独特的人性,所以一个完整的人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合而成。²其中,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而人类脑文本代表伦理观念的形成。人在任何年龄阶段都会形成脑文本,但是儿童时期的脑文本有其自身特点和特殊意义,由儿童的具象思维决定,对儿童的伦理启蒙尤为关键。

二、从伦理混沌到伦理意识

儿童脑文本的初步建构促进儿童伦理启蒙的第二阶段发生,即走出伦理混沌,形成伦理意识。儿童复演了人类的发展历程,在生命之初只具备了人的形式,需要通过教诲获得伦理意识,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真正把自己同兽区别开来。³婴儿的诞生,是伦理下的自然选择结果,然而在伦理上却是混沌之初。

《字母树》隐喻了处在自由意志控制下的儿童,其伦理是混沌的。自由意志是兽性因子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人在自然选择中保留的动物性本能,人同兽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够用人性因子控制兽性因子,具有分辨善恶的能力。⁴凌乱的文字或字母本身是无意义的,只有按照一定的秩序和规则连接在一起,才能表达意义。从文字到文本,贯穿其中的就是人类社会的伦理规约。当单个字母杂乱无章地散落在树叶上时,面对微风(代表顺境),他们可以泰然处之。但当狂风大作(代表逆境),由于自由意志不受控制,字母之间没有联系、毫无秩序,他们则被吹落枝头。这正说明儿童要经过伦理启蒙,由伦理混沌走向一步步具备伦理意识,进而由伦理下的自然选择走向伦理选择,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有字母之间按规则秩序组合成词,组词成句,句意不断丰富深入时,他们才能对抗逆境,快乐地生活在字母树上。这又充分表明李奥尼想要向儿童揭示:只有在一定的理性意志控制下,人们才能够正确认识自我,发现人性,并且能够对周围的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了解生命的真谛,实现人生的价值。因此,儿童文学通过故事教诲儿童走出伦理混沌,产生伦理意识,进入伦理选择阶段。

伦理启蒙离不开个体的社会化,因为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们共同认可、遵守和维护的集体的和道德准则与标准。对自我的识别和

1 See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2021): 190.

2 See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2021): 388.

3 See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2021): 190.

4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9。

扩展,可以帮助儿童进行社会化,并对自己进行社会类别划分,在分类过程中,儿童不断审视自我,会对自己产生许多疑惑。《佩泽提诺》中的小P一直在追问自己是谁的一小块儿,他寻找答案的过程就是对个体进行社会化的推动。小P依次找到身边那些大块头的朋友询问,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完整无缺,最后小P在智多星的建议下前往砰砰岛继续找答案。不断推进的社会化过程需要延展个体活动的场域,突破原有特定环境对个人提升认知的限制,小P历尽艰辛到达砰砰岛,在这个只有砾石的小岛上,当他摔碎了自己时,才顿悟到原来自己也是由小块儿组成的。小P发现自我本质的过程离不开社会化,同时也促进他在朋友中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颜色》中有一只变色龙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颜色,在他独自追寻的时候,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像其他动物一样拥有自己的颜色。但是在他遇到另一只变色龙后,他们的相互陪伴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找到了自己的颜色,因为他们两个的颜色总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个体的社会化帮助其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发现自我的本质并确立自我的伦理身份,这是对儿童进行伦理启蒙的主要任务。

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总是伴随伦理环境的变迁,他们主动或被动地进入新的伦理环境,获得更多的伦理身份,在接受原有伦理秩序的同时也参与确立新秩序的进程。海洋里大鱼吃小鱼的生存法则,逼迫小黑鱼从大海角落的家里逃到了大海深处。不过,这次灾难同时带给小黑鱼认识自我与世界的成长机会。通过细致观察表象、概括特征、总结分类,小黑鱼在大海里不仅见识了各种各样奇妙的生命,而且能够正确区分自己与其他生物。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加强,消除了小黑鱼的恐惧,推动他走向社会化,并在社会化过程中确认自己的身份。小黑鱼基于已有的认知,为了改变小红鱼们的现状,他努力想办法,决定充当小红鱼们的引导者。人的思考过程就是形成脑文本的过程,小黑鱼运用抽象脑概念进行思考,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大海的形状轮廓,并且可以用语言将脑文本表达出来。他告诉大家游在一起,这样他们就能变成海里最大的鱼。于是,他教给小红鱼们如何排列队伍,然后按照一定的规则和顺序紧紧地游在一起。当他们可以游得像一条大鱼了,小黑鱼在队伍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充当大鱼的眼睛(见图2.1)。



图 2.1

这位了不起的领导者，不仅把自己的脑文本以队伍的形式呈现出来，教诲大家，而且指引着小红鱼们一起前进。他们勇敢地畅游在大海里，享受每天不同时段的美好。这种符合伦理规约的自由自在，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吓跑其他的大鱼。小黑鱼和他的同伴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冲破了生物界固有的自然法则，获得了更广阔的天地，发现了更好的自己。同样地，由于深受犹太基督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圣经故事中“耶西的树”的启发之下，李奥尼于1968年创作出版了《字母树》，结合当时反对越南战争的局势，用树的形象隐喻人类智慧和历史的根源与发展。在故事末尾引用圣经中的经典句子“世界和平，造福全人类”（peace on earth and goodwill toward all men），表达了向往和平的主题。字母们先是在词语虫的帮助下组成词语，在原本的伦理环境中能够抵御风暴来袭。后来有了紫色毛毛虫的引导，字母们成为请愿书的组成部分，他们拥有了新的身份和使命，成为和平使者，去找总统请愿。这本看似讲述字母、词语和句子形成的故事，实际在传达深刻的伦理价值，教诲读者维护和平，改善旧有的伦理环境，在世界共同体内创建更好的伦理秩序。

李奥尼将儿童的伦理混沌状态描绘成零散的字母、寻找归属的小方块或者想要自己颜色的变色龙，在叙事进程中教诲儿童意识到自己的内在本质以及接受所处环境中的伦理规则。成人的教诲和伦理环境的约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引导儿童走出伦理混沌，形成伦理意识，完成伦理启蒙的第二阶段。伦理意识的培养主要是发现自我的本质，在伦理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确认自己的伦理身份做好铺垫。

三、从人的伦理身份确认到伦理选择

儿童产生伦理意识之后，需要明确并认同自己的伦理身份，具备分辨善恶的能力和理性，才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的人类文明发展三阶段论中，自然选择阶段是第一个阶段，这是人类做出的一次生物性选择，完成自然选择使人类获得了人的形式，正如新生儿的诞生，具备了人在自然生理上的形式。¹ 当下人类正处于第二个阶段——伦理选择阶段，这是有关人的本质的选择，要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先从产生人的伦理意识开始，再逐步形成善恶观念，明确伦理身份和伦理责任，做出正确的自我选择。伦理选择通过教诲实现，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传递经验。从内容上说，文学是经验；从功能上看，文学是教诲的工具；从文学脑文本的生成机制上看，文学又是方法。因此，要完成伦理选择，人类需要文学。在伦理启蒙的过程中，图画书比其他文学样式更加适合教诲儿童。李欧·李奥尼的图画书中呈现出关于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的榜样和警示，揭示人物是否能够认同自我，是否能

1 See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2021): 384.

够做出较高的自我评价，这些作品可以为儿童读者扩大现实中无法完成的体验，并且启发儿童思考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自我选择，有效地帮助儿童获得伦理启蒙。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术语是伦理身份，探讨伦理问题时都要从伦理身份出发。聂珍钊在界定“伦理身份”¹时指出，人的身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是后天获取的。对于人来讲，伦理身份会更加复杂，根据人所处的不同伦理环境以及多重伦理关系，它有多种分类。伦理身份赋予个人权利与责任，是道德行为和道德规范的前提。《西奥多和会说话的蘑菇》围绕西奥多不断演变的伦理身份展开故事。在故事中，西奥多是唯一被命名的角色，相继拥有四重身份，代表了人在身份问题上的复杂性。他的第一重身份是老鼠，因此具有胆小和能跑的天性，这是他无法选择的自然身份。第二重身份是老橡树墩儿里蜥蜴、青蛙和乌龟的好朋友，但是由于西奥多总是怕这怕那，他的自我评价较低，所以即使在好朋友面前谈论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时，他都红着脸，引起好朋友们大笑。这个朋友身份属于后天选择的社会伦理身份，因此存在可变性，后来西奥多因为欺骗朋友而失去了这个身份。第三重身份是蓝色蘑菇下的动物之王，这是西奥多在一个新的伦理环境下，自己通过说谎捏造的身份。巨大的蓝色蘑菇为西奥多提供了避难所和靠山，于是西奥多假借权威赢得一时的尊崇，他成功骗取了好朋友们和远方动物们敬献的王冠、鲜花和尊重，但是当谎言被揭穿，西奥多虚弱的本质再次浮出。第四重身份是骗子、冒牌货、坏蛋、恶棍、诈骗犯。当好朋友们在山顶揭穿了西奥多的谎言，他们愤怒地赋予西奥多这些新的身份。落荒而逃的西奥多无家可归，在朋友们面前永远消失了。西奥多对动物之王身份的选择是错误的，对好朋友们说谎行为是不道德的，他背叛了朋友身份赋予他的责任，导致他失去了原有的身份，并且被原来的伦理环境淘汰。

在做出伦理选择之前，儿童需要明确并认同自己的伦理身份。“人类伦理选择的实质就是做人还是做兽，而做人还是做兽的前提是人类需要通过理性认识自己，即认识究竟是什么将人同兽区别开来的。”²《亚历山大和发条老鼠》探讨“做自己”还是“做别人”的问题，反映儿童在自我认同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亚历山大是一只为了找点儿面包屑就会遭到人人喊打的老鼠，他非常向往发条老鼠威利作为安妮心爱玩具的生活，因为他不喜欢躲在黑暗藏身处的孤独，渴望得到人的关爱。于是，亚历山大决定请求魔法蜥蜴把自己变成一只像威利那样的发条老鼠，但是当亚历山大发现威利很快就被当成旧玩具丢弃时，他改变了主意，用那颗珍贵的紫色鹅卵石把威利变成了像他一样的老鼠，收获了一个可以相互陪伴的好朋友。亚历山大在参照威利的时候，通过认识到玩具的局限性，进一步发现了自己身为老鼠的本质并认同了自我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63。

2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6。

的伦理身份,做出拯救他者的选择。威利虽然具有老鼠的外形,但终究是一个玩具,所以他不能像亚历山大那样自由地跑来跑去,只能等待有人给他上了发条,才能在一定范围内移动。在聊天中,亚历山大讲述的都是自己的冒险经历,而威利只能谈论别人,因为他没有自我,不具备老鼠的本质,只是别人可以随时抛弃的附属品。李奥尼借用这个寓言教诲儿童追问人为什么是人,以及应该如何做人的道理,通过隐喻的方式对斯芬克斯之谜给予解答。因此,儿童在外形上具备了人的特征之后,更重要的是让头脑中的人性因子发挥作用,意识到自己的人性,借助伦理意识分辨善恶,从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儿童不仅要认清自己的伦理身份,还应该知道身份对应的责任,然后才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维系良好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田鼠阿佛具有较高的自我认同水平和正确的自我认知,从一开始就明确自己作为诗人的身份和责任。在他们一家为准备过冬采集粮食的时候,他则坐在一旁采集阳光、颜色和词语,而非玉米、坚果、小麦和禾秆。当其他田鼠责备他不干活时,阿佛不仅能够向他们有力地解释原因,并且坚持继续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冬天来临后,阿佛一家躲在冰冷的石墙里,吃光了其他田鼠囤积的食物,说完了想讲的话,这时阿佛采集的东西开始派上用场,帮助大家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无论诗人阿佛,还是用智慧丈量歌声的一寸虫以及《玛修的梦》中的画家玛修,都具有较高的自我认同能力,能够坚守伦理身份,履行艺术家在家庭及社会中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儿童的自我认同与伦理选择需要成人和社会的支持,因为只有包容的环境中儿童才能接受自我的多种可能性。李奥尼在《小蓝和小黄》中探讨了身份认同和文化融合的深刻话题,这部作品是他和年幼的孙子一起打发火车上的旅途时光时诞生的,看似偶然的创作,实则是创作者的脑文本外显。李奥尼借用颜色的改变暗喻人的变化,当移民的文化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们是否还能被原来的文化接受,这是全球化背景下许多移民面临的问题。即使抛开种族的问题不谈,任何一个人都会受到伦理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如果伦理环境发生了变化,人往往也会随之改变,对待这种变化的态度应该是拒绝还是接受,在这个故事中,儿童给成人做了很好的示范和引导。小蓝和小黄是一对好朋友,他们拥抱在一起之后都变成了绿色,但是他们并没有介意自己颜色的变化,而是在绿色的状态下开心地玩耍,一起去公园,一起穿隧道,一起追小橙,一起爬大山,直到玩累了,才回家去。结果,爸爸妈妈认不出他们,不接受他们。他们的伤心痛哭来自成人的拒绝,成年人对于身份的伦理要求使得小蓝和小黄必须做出改变,当他们选择变回原有身份的时候,皆大欢喜。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在小蓝和小黄的帮助下,成人认识到了变化的真相,并且最终欣然接受了变化,建立了新的伦理秩序。身为犹太族裔移民,李奥尼内心渴望获得身份认同,他借用图画书呼吁并教诲儿童和成人努力做

到文化、种族之间的融合。

人对身份进行确认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是为了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李奥尼图画书中儿童伦理启蒙的落脚点是伦理身份的确认，旨在教诲儿童发现人的本质，用人性因子控制兽性因子，通过审视自己在伦理关系中的位置，明确并认同伦理身份。儿童对伦理身份的确认意味着开始承担相应的责任，继而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伦理选择。随着儿童不断地社会化，他们会进入越来越复杂的伦理关系中，拥有多重伦理身份，因此伦理启蒙的第三阶段需要教诲儿童确认自己的伦理身份，并且学会接受自我的多种可能性。

结语

对儿童进行伦理启蒙的内容和主要目的应该围绕“发现自己”展开。因为儿童最初处在伦理混沌之中，不具备伦理意识，更不知道人的本质，他们对世界的探索需要从认识自己开始。儿童的自我中心性反映出儿童无法区分自己与其他事物的意识状态，他们的思维类似原始人的思维，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着和自己相同的感受与想法。李欧·李奥尼的图画书作品将图画和文字精巧地结合在一起，既能够使图画叙事在儿童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具象脑文本，又能使文字叙事在儿童的心中深深地扎下根。它们的主要教诲功能就在于通过生动的不同形象让儿童获得人的概念，认识自我，实现自我发现，进而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同时，它们以榜样或警示带给儿童伦理意识，让他们明白只有正确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才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当儿童进入社会化的过程中，他们经常面临的问题是身份的改变，几乎所有的伦理问题都跟伦理身份有关，所以对儿童的教诲应该包括伦理身份所对应的责任。认清身份和承担责任是维系良好伦理秩序的基本保证，李欧·李奥尼的图画书在帮助儿童进行自我认知和走向社会化的伦理启蒙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Works Cited

李欧·李奥尼著绘：《自己的颜色》，阿甲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年。

[Lionni, Leo. *A Color of His Own*. Trans. A Jia. Haikou: Nan Hai Publishing Co., 2014.]

——：《亚历山大和发条老鼠》，阿甲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年。

[—, *Alexander and the Wind-up Mouse*. Trans. A Jia. Haikou: Nan Hai Publishing Co., 2014.]

——：《鱼就是鱼》，阿甲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年。

[—, *Fish is Fish*. Trans. A Jia. Haikou: Nan Hai Publishing Co., 2014.]

——：《田鼠阿佛》，阿甲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年。

[—, *Frederick*. Trans. A Jia. Haikou: Nan Hai Publishing Co., 2014.]

——：《玛修的梦》，阿甲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年。

[—, *Matthew's Dream*. Trans. A Jia. Haikou: Nan Hai Publishing Co., 2014.]

——：《小蓝和小黄》，彭懿译。济南：明天出版社，2008年。

- [—: *Little Blue and Little Yellow*. Trans. Peng Yi. Jinan: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2008.]
- : 《佩泽提诺》，阿甲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 年。
- [—: *Pezzettino*. Trans. A Jia. Haikou: Nan Hai Publishing Co., 2014.]
- : 《小黑鱼》，彭懿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09 年。
- [—: *Swimmy*. Trans. Peng Yi. Haikou: Nan Hai Publishing Co., 2009.]
- : 《字母树》，阿甲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1 年。
- [—: *The Alphabet Tree*. Trans. A Jia. Haikou: Nan Hai Publishing Co., 2011.]
- : 《西奥多和会说话的蘑菇》，阿甲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1 年。
- [—: *Theodore and the Talking Mushroom*. Trans. A Jia. Haikou: Nan Hai Publishing Co., 2011.]
- : 《蒂莉和高墙》，阿甲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 年。
- [—: *Tillie and the Wall*. Trans. A Jia. Haikou: Nan Hai Publishing Co., 2014.]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外国文学研究》6（2013）：8-15。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ral Literature and Brain Tex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2013): 8-15.]
- ：“文学伦理学批评：斯芬克斯因子和伦理选择”，《世界文学研究论坛》3（2021）：383-398。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2021): 383-398.]
-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ture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论人的认知与意识”，《浙江社会科学》10（2020）：91-100。
- [—: “On Human Cognition and Consciousness.”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10(2020): 91-100.]
-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
- [—: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2020): 71-9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2021): 189-207.